

比尔狗访谈

爱

比尔狗 | 著

瞬间，或者海枯石烂
你们凭什么问这些问题
还原到最后，爱情和死亡就没啥了

死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曹寇

淡豹

邹波

覃里雯

唐大年

老贺

老狼

孙柏

向京

曹雯

庵

弛

嘉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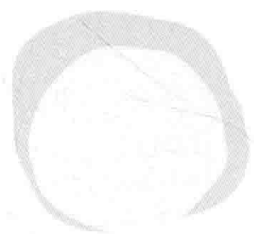


非外借

比尔狗访谈

比尔狗——著

爱与死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与死: 比尔狗访谈 / 比尔狗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
2018. 9

ISBN 978 - 7 - 5203 - 2721 - 3

I. ①爱… II. ①比… III. ①访问记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40680 号

出 版 人 赵剑英
责任编辑 李炳青
责任校对 李 莉
责任印制 李寡寡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
邮 编 100720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0 × 1230 1/32
印 张 10
插 页 2
字 数 301 千字
定 价 4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,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
电话:010 - 84083683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为什么我们谈这些？

2016 年开始，比尔狗小组就“死亡与爱情”的话题做了一系列访谈——

为什么我们要谈论死亡和爱情？因为前者被过度回避，后者被肆意渲染。当代人的最大恐惧和最多困扰由此而来。

恐惧笼罩着我们的生活，因为我们不会面对，我们只能回避，我们回避的主要方式就是欲望的狂欢，其中之一就是对情欲的任意歪曲和包装，于是，爱情一方面成为当代人的准宗教，一方面又成为人们内心深处藏污纳垢之所。

在这种氛围里，我们被过度损耗，下场悲惨，我们的办法竟然是佯装不知。

到了该直面的时候了，或者，到了该轻松下来的时候了。

就让我们从谈论开始。

目 录

曹 寇：你必然是死，但你使劲在活	001
淡 豹：死亡事件堪比一个人的成人礼	025
邹 波：诗人没有彼岸	043
覃里雯：人间就是一个大派对吗？	067
唐大年：现代人特别怕“把自己交出去”	091
老 贺：红尘难断	115
老 狼：年轻时，我们的身体可以带电	135
孙 柏：当代人“不会死”了	161
向 京：比死亡更可怕的是虚无	181
黄 雯：因为责任，所以先锋	213
止 庵：真正认识“无人不死”	233
张 弛：你们凭什么问这些问题？	259
陈嘉映：还原到最后，爱情和死亡就没啥了	283
后 记	313

曹寇： 你必然是死， 但你使劲在活

年轻不考虑死亡

比尔狗 你是 1977 年出生的吧？

曹 寇 对。

比尔狗 就是现在还没结过婚？

曹 寇 不是现在没结过婚，就是从没结过婚。

比尔狗 那你有结婚的打算吗？

曹 寇 谈不上有什么打算，就是说，目前没想过我得结婚，但我也拒绝婚姻，我也不是什么独身主义者。

比尔狗 不是有意拒绝婚姻是吗？

曹 寇 对，对，我一点不拒绝婚姻，我觉得儿孙绕膝那种感觉也挺好的。

比尔狗 你是还不知道婚姻的厉害。

曹 寇 对，对。

比尔狗 你结了婚，就有很多所谓责任，最简单的，对于我们这种人来说，结婚就意味着你肯定不能随便谈恋爱了。

曹 寇 但关键是我好像对谈恋爱兴趣也不大。你说到责任，我以前还真想过这事，我觉得我从小读书也没费过力，也没有

像人家特刻苦那种，就是读书也没有责任，对自己家，我在家是最小的嘛，对整个家庭也谈不上有什么责任。后来就跟女人交往，好像也没表现出对人家负什么责任，所以我觉得是不是该结个婚生个孩子，尝试一把什么叫责任。

比尔狗 是是，所以说责任本身是一个特虚的东西，结婚其实没什么需要负的责任，多数都是强加的，包括自我强加。最近你在北京待了有两三个月了吧？

曹 寇 三个月。

比尔狗 有人说北京那地儿没法写东西，比如南京的顾前老师，说北京太闹，你觉得呢？

曹 寇 我觉得这个不存在，我在北京这三个月，除了跟人家弄那个电影，我也写过两个小说吧，我以前在广州待过一年多，在那儿还写了一部长篇呢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。写作，顾老师指的可能是大环境，写作本身的环境不就一个房间一台电脑的事嘛，再有个卫生间可以随时上个厕所，有个茶壶烧水，写作真正面对的就这点事。狗子你写作，对环境、地域，有要求吗？

比尔狗 有吧，但是这要求有时是很奇怪的，我以前为了写作，曾躲在过各种荒地儿，什么崇明岛那种地儿，都没什么人。

曹 寇 管用吗？

比尔狗 不管用，哈哈，完全反作用，一个字儿也写不出来。相反，我觉得约稿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你有一定的约稿，你对写作环境似乎就没那么多要求，其实就是一个桌子，一个电脑，以前我都用笔和纸，那就更没要求，随便找个地儿

就可以写。

曹 寇 比如说，有个人现在判了死刑，明天拉去枪决，让他最后留下遗言，他肯定哗哗哗地直接在那儿写了，他不挑纸，不挑笔，什么都不挑，是不是？

比尔狗 截稿的压力跟那个判死刑意思差不多，必须得交了。

曹 寇 有点那个意思吧。因为都是利益嘛，你马上要执行死刑了，你要留下东西，这是你留下的一个符号啊，其实也是利益；你约稿也是利益嘛，有稿费在那儿呢，是吧？

比尔狗 那你会在意死亡这个事吗？或者对死亡会有恐惧吗？

曹 寇 当然了，当然了，目前啊，有点怕死，特别怕死。早些年我从来没想过会死这个事，最近这些年确实想到了，可能跟年龄稍长有关吧。而且我们看的各种书，里面有个核心就是谈生死啊，是吧，比如说道家说长生，但是它本身就是关于死的问题，否则它谈什么长生啊，那么佛家也是这样，谈什么轮回或者成佛，都是跟死有关的。死还是挺可怕的吧。

比尔狗 那为什么年轻的时候不想这个事呢？是认为可能离死亡还远？

曹 寇 远，所以不考虑嘛，年龄稍长会不同。有一次我在家看书，看得正来劲，狗子打电话，说他到南京了，我们喝酒去，我把书就放在那儿了，然后我在路上走的时候，突然一辆车从我身边呼啸而去，差点就把我撞了，然后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假如我死了，那本书我还扣在桌上，那到底会发生什么？是吧，是不是我死了，我家人就把它合上，然后插到其他书中去了？我想到这些画面，觉得死亡有点

疹人，是吧。

比尔狗 那就是说，其实你还是特别在意自己死后的世界，你死后留给世界什么样的东西，你还是非常在意这个事的。

曹 寇 不是，我假想的是那个，比如说我死了，我的魂魄还在，我看到的那些个我死后的场景，我总是想象这些画面。

比尔狗 或者是不是说在意你还有好多事没干，死了之后，哪些事还没干？

曹 寇 那倒也没有。我觉得比如说我现在猝死了，我也没什么遗憾。因为你干了什么，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啊。你说托尔斯泰那么伟大，说不定哪天也可能就不伟大了，他能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，好像也没什么意思。我最近老看什么远古人类、恐龙一类的纪录片，那么在这样一个久远的时间段里面，不要说托尔斯泰了，你整个人类两千年所谓文明也毫不重要啊，一点没有意义，毫无意义。

比尔狗 那比方说，我们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，你在生前，做了一件特别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事，特别隐私的一件事，然后你死后呢，很多人知道了，而且你知道你死后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这件事，那么你会在意这种事吗？

曹 寇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，包括像对狗子来说，我们死了最多能留下点事，就是在某些小图书馆里面，可能有我们的书，比如说再过 50 年，有一个人抽出一本狗子的书，看了，觉得哎，这个人有点意思，我觉得像我们这种人死掉之后，唯一能留下的可能就这么点意思，别的没有什么。就像我很多年前，青春期的时候，在一本书里看到郁达夫的《春风沉醉的夜晚》，我当时就觉得好得不得了，好到什么地步

呢，我就不希望推荐给别人看，就我看，就我知道。结果后来，等我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才知道，原来这是名篇，大家都看过。

老年人自杀更令人绝望

比尔狗 随着年龄增长，你觉得自己有衰老的迹象吗？

曹 寇 经常有什么脖子酸，就这个，偶尔去按摩一下。

比尔狗 足疗店，哈哈。你还不到 40 岁，通常，人一般到 40 岁之后，当然有的人身体好，可能 50 岁之后，身体衰老的迹象会突然增多，40 岁之前还不是特别明显，顶多像你这样老坐着的，颈椎有点问题。40 岁以后有些人会从衰老想到死亡什么的。关于死亡这种事，有的人可能一辈子也不用想，有的人可能从小就想，好像佛教里有这个说法，人跟人对死亡的感觉天生就不一样。

曹 寇 看到网上一个帖子，就是匈牙利一个老作家嘛，这个老作家是 89 岁自杀的，这种老年人自杀事件，说实话也挺有意思的。中国老年人自杀可能是因为什么没钱看病了，儿女不养他了，活不下去了，买一瓶敌敌畏灌下去就死了。那个匈牙利作家，包括海明威也属于老年人自杀，茨威格也算，川端康成也算，川端好像也是 70 多岁自杀的吧。就是说老年人自杀，按我们的想法就不可理解嘛，少年人、年轻人自杀，就是对生活不抱希望了，老年人都活那么大了，没几年了，是吧。

比尔狗 每个人不一样，各种饱受折磨，或者是看不起病了，写《哥德巴赫猜想》的那个徐迟，他就是因为病痛，跳楼自

杀，还有政治原因，老舍就不说了。中国作家里面到老年还去自杀的真很少，除了那种政治性原因，身体原因以外，就是他在终极意义上把死亡就当作一个事来解决，好像真的很少，年轻的艺术、作家有，像海子这种。但国外老年作家自杀事件似乎很多。

曹 寇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岁数都这么大了还自杀的，好像让人感觉更绝望，比年轻人自杀更绝望，是吧？仔细想一想。他都已经活了 90 岁了，你的智慧为什么不足以再让你撑到自然死亡或者是病死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不是智慧——积累了一生的智慧，恰恰让他决定了死亡，还是怎么回事。

比尔狗 有可能吧。反正那个海明威和川端——以我粗浅理解——这二位身上都有点那种宁可站着生不能跪着死的东西，因为老了以后，各种不堪，川端写过《睡美人》什么的，就说老态龙钟那操行，旁边一个美女。

曹 寇 不堪，觉得不堪。

比尔狗 但是川端真正自杀的原因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因为他死之前也没什么征兆。还有点小得意，获诺贝尔奖什么的。还有那个赫拉巴尔，也是自杀，80 多岁反正他都得了挺大奖了，然后在医院里面就自杀了。

曹 寇 托尔斯泰之死也算是老年人自杀事件，他也是 80 多岁了。

比尔狗 对，你要说他们这个想法可能也好理解，就是曹寇说智慧也好，还是怎么着，就是把这个绝望给坐实了？或者刚才曹寇说的可能他们活到这个岁数，以他们的智慧死亡对于他们来说不是那么恐惧，所以可以坦然就死了。

曹 寇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他参透了什么东西？

比尔狗 有可能。

曹 寇 就是觉悟了。

比尔狗 假如你写出了你认为真正的经典，你对死亡的恐惧会减弱吗，还是相反？

曹 寇 不可能，因为经典不经典，不是你自己能判断出来的。

比尔狗 会有自己的直觉吗？

曹 寇 这么说吧，比如说我们现在公认《悲惨世界》是一部经典，我现在也弄出来一个，反正跟那个也差不多吧，但是我肯定不会认为是经典嘛。因为经典它是已经在那儿的东西，经典这个东西确实也不是你活着的人自己能够确定的，能掌握的。比如狗子他总不能奔着经典去写吧，说我要写一部当代经典。

比尔狗 所以我们还想探讨死亡问题，假定你，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实现了，是否对死亡的恐惧会减弱？

曹 寇 肯定不是，我觉得肯定不是这样。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呢，每个人又不一样。

自古以来被讴歌的爱情全是悲剧

比尔狗 你相信命运吗？

曹 寇 我好像挺信，我骨子里面有点迷信。

比尔狗 比如呢，怎么个迷信法啊？你好像也不太赌博，不参加任何棋牌什么的。

曹 寇 对，对。

比尔狗 那你的迷信体现在哪儿呢？

曹 寇 就是，比如说一个事或我现在这种遭遇，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有原因的吧，肯定是有原因的，这好像也不叫命，这是不是叫因果？

比尔狗 嗯，你要这么说，命跟因果的关系真的挺像的，换句话说叫性格决定命运。就是因为你这样的性格，你在那个时候会作出那样的判断，那样的判断就会有连锁反应。

曹 寇 因果其实也并非佛家的一个东西，因果首先就是因果关系嘛，逻辑关系，我好好学习就考上了名牌大学。

比尔狗 那不一定，有人好好学习却没考上。

曹 寇 那就马上变成另外一个因果了，就是比如你好好学习的还不够，或者其他原因。因果，并非单独的一个因，果可能是一个果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，那东风是因之一，它欠了这个，它就完不成赤壁之战最后那个东西。是吧？我觉得是这个意思。

比尔狗 那你觉得，如果说写作是你命运当中的一部分的话，你是什么时候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的？

曹 寇 我这个啊，十几岁我就有这个意识，虽然我二十多岁才写的，十几岁有这个意识还是跟阅读、家庭有关，因为我舅舅是作家，另外我从小就看很多书，我小学就看唐代小说选，什么红拂夜奔、《虬髯客传》之类的。

比尔狗 是你舅舅的书吗，还是你家就是书多？

曹 寇 在农村而言，那肯定我家的书比别人家的种类要多，因为我舅舅，还因为我二爷，就是我二叔嘛，二叔年轻的时候

也是一个文学青年，我见过他的退稿信，我就觉得这事好玩嘛。还有我姐姐，我大姐，比我大十岁，她青春期的时候也摘抄汪国真。家里面有什么《梦的解析》，还有一个苏联人写的《弗洛伊德批判》，还有这些，我觉得这些东西好玩，然后你身边的那些小孩他们对这些肯定是一无所知，所以我当时就意识到说不定我将来会干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事，有这个朦胧的想法，但具体干什么不知道。

比尔狗 这大概也就是你的宿命之一，这种家庭的环境。

曹 寇 对。

比尔狗 那除了写作之外，其他还有什么宿命的东西吗？情感上，生活上。

曹 寇 肯定都有啊，我觉得都有吧。但这个你要真的去把它捋清了就不是……因为命运是很神秘的嘛，能把命运说清，那我也不坐在这了，我都可以算命去了，对吧，肯定捋不清嘛，我都不知道有没有人能捋得清命这个事，我怀疑。

比尔狗 算命咱们古代叫命理，一大套，就是想干这个事。

曹 寇 反正我是信这个神秘的东西的，我不怀疑它。

比尔狗 我大概能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是你这种信，会不会影响到你的个人努力，我的意思就是，因为有人很容易推到另一个极端——既然你信命，既然都是命中注定，那么努不努力都无所谓了。

曹 寇 就瘫在那了，瘫在命上了。

比尔狗 古话叫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反正都是定的，那你自己还挣巴什么呢？

曹 寇 你这个讲的，那比如说西西弗斯，他肯定也知道这个石头永远推不上山，是吧？

比尔狗 推上去又滚下来，继续推。

曹 寇 他知道这是命嘛，他的命运就是永远推不上山，但他的行为是反复推，永恒地在推，我觉得可能好像人活着也就是这么点意思，就是说你也知道你必然是死嘛，但是你还是使劲地在那儿活，是吧，使劲地在那儿活。

比尔狗 情感在您整个生活当中占的比重大吗？

曹 寇 不大。你指的是男女之情，还是什么？

比尔狗 两性。

曹 寇 好像不太大，不大。

比尔狗 那对性会有兴趣吗？

曹 寇 那当然了，我又不是太监。

比尔狗 那跟崔命差不多，对情感要求并不是太多，或者说要不要谈恋爱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并不是特别大的一个诉求。

曹 寇 对，对，对，我跟狗子聊过，我问他你相信爱情吗，狗子有的时候说他信，有的时候也说他不信。

比尔狗 那你呢？

曹 寇 我有点信吧，我觉得还是信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是有道理的，但是，就我所知，爱情都没有好下场。

比尔狗 你失恋过吗？

曹 寇 当然了。你说爱情，自古以来人们都在讴歌爱情，我也讴

歌爱情，但是我们所讴歌的爱情全是悲剧。

比尔狗 是吗？

曹 寇 所有的爱情都是悲剧，你仔细想一想，就是凡是被记录下来的爱情都是悲剧。

比尔狗 好莱坞的爱情就不是悲剧。

曹 寇 它那个变成鸡汤了。

比尔狗 所以换句话说，就是你看，刚才说你信命，但是如果爱情注定是个悲剧的话，我们还要不要继续去尝试爱情？

曹 寇 那肯定可以啊，人不可能——像我们中国人说的，说人是趋利避害的，这只是一个市井法则，人肯定不是趋利避害的，比如说，我们都知道抽烟对身体有害，我们干嘛还抽它呢？对吧？

比尔狗 所以即便爱情是悲剧，但是我们还要相信爱情，不是去实现爱情，而是在遇到某个让自己合适的或者心动的人时……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爱情虽然是悲剧，我还是要迎着上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？

曹 寇 那也不是这个意思吧。反正就是你遭遇爱情了，那就……有的人他可能一辈子也没遭遇这事，比如说我们上一代人，经人介绍对象，两家都差不多，就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囿于种种的道德压力、传统习俗以及维持家庭稳定等等，他也不会轻易地离婚，就这么凑合一辈子，然后各自死掉，先死掉的一方还被后死的一方不断地念叨，是吧，这个就是我们世俗的男女之情，也可以理解为爱情。

比尔狗 死后还在一个地住着，在一个墓里。

曹 寇 对呀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爱情，就像心灵鸡汤上经常出现的那种照片，一个老头，一个老太太，握着手，在夕阳下散步。但是我讲的那种——就那种什么电光火石的爱情，基本上都是以家破人亡、生死两隔为结局，都是这个，最典型的，就是中国的梁祝，西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之类的。

比尔狗 那你谈恋爱的时候，是想跟她一直生活在一起吗？

曹 寇 肯定没这么想过，我要这么想过，那我肯定早就结婚了嘛，我也是谈过不少恋爱的人，也一大把年纪了。

比尔狗 那你谈恋爱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呢？

曹 寇 谈恋爱就是两人在一块，哎，还行，就待着呗，你也不知道走向嘛，没考虑过你最终是要干嘛，到后来不行了，就算了。

比尔狗 很多人会把婚姻美化成一个美好的制度，尤其是在结婚的那一个场景的时候，双方互戴戒指的时候，就会有人觉得，哇……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个骗局啊。

曹 寇 以我的理解，比如互戴戒指时，底下的小姑娘感动得流泪了，这就是什么呢，按一种时髦说法叫权力美学吧，就比如说，我们看奥运上拿到那个牌子了，国旗升起来了，运动员站在领奖台上，我没准儿也会感动得流泪，这个流泪肯定不仅仅是这个旗帜的问题，那是一个整个的制度，你在这个制度上获得了巨大的承认，我觉得它也属于权力美学范畴。因为那是种权力嘛，这种权力用一种审美方式表达出来了，哪怕这个审美是最世俗的，婚纱啊，婚礼进行曲啊，神圣的教堂啊，是吧，那种仪式感本身就会打动人